

黃遵憲漢詩中的新加坡形象 ——兼與晚清遊記的雙重對照*

陳室如**

摘 要

黃遵憲自 1891 至 1894 年擔任中國首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在新期間積極保僑護僑，提倡華文教育。對比晚清旅人的新加坡書寫，黃遵憲的漢詩別具特色，一改中國旅人集中於土人黑膚紅唇、珍禽異獸的奇幻記錄，回歸現實與當地文化，反映出另一種四季如夏、物產豐美、多元族群並存的異地風貌。新加坡華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被多數中國旅人視為天威遠播的具體展現，被挪移為自身文化優勢的再確認。黃遵憲則在〈番客篇〉中變換不同視角，在多族文化並存與無法回歸的現實困境中，再現了一個多重轉折的中國形象，呈現出不同的詮釋與想像。

關鍵詞：形象、晚清、黃遵憲、新加坡、遊記、漢詩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再現異國形象：晚清海外遊記與竹枝詞的雙重對照（106-2410-H-003 -117 -MY1）」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主辦第二十七屆詩學會議——「詩歌與儒學」學術研討會（2018/5/25），感謝與會學者暨兩位匿名評審委員多方斧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黃遵憲與新加坡

地處要衝，為東西商船必經之地的新加坡，在晚清已發展為「南洋第一埠頭」，¹是中國第一個在海外設置領事的地方。1877 年在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與英國外交部交涉談判後，先由當地華商胡璇澤（又名胡亞基）出任新加坡首任領事，1881 年始由北京直接派駐中國官員左秉隆接任新加坡領事，任期達十年之久。1891 年在駐英公使薛福成的努力爭取下，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正式被升格為總領事館，薛福成並推薦當時任駐英二等參贊的黃遵憲為首任總領事，²將左秉隆調任香港領事，當年 11 月 9 日黃遵憲抵達新加坡始任總領事，兼轄檳榔嶼與馬來西亞北部島嶼馬六甲、海門等處。

黃遵憲外交經驗極為豐富，1877 年隨何如璋出使日本，任駐日參贊 5 年，1882 年調任駐舊金山總領事，1890 年隨薛福成出使英國任駐英參贊，在擔任新加坡總領事之前已有長達 14 年的外交生活。自 1891 至 1894 年駐新期間，黃遵憲通過通過開海禁、增設副領事、頒佈法律條文等手段保護華僑權益，同時延續左秉隆推動文教之風，創辦圖南社，提倡華文教育與文化風氣。³

黃遵憲的新加坡詩作主要收錄在《人境廬詩草》卷七，如〈夜登近海樓〉、〈新嘉坡雜詩十二首〉、〈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寓章園養疴〉、〈養疴雜詩〉，以及 2000 多字的〈番客篇〉，返國後的作品如〈己亥雜詩〉中亦有記載關於新加坡的回憶。這些作品，使得他被譽為「第一個能以詩歌形式，全面地反映華僑生活的詩

¹ 新加坡的發展盛況，在晚清文本中多有相關記載。例如南洋清政府考察商務大臣楊士琦考察南洋華僑商業情形折中即云：「地股之極南，有島曰新加坡。幅員甚小，農產亦低。自應開掉後免稅以廣招徠。由此商船雲集，百貨匯輸，遂為海南第一巨埠」、徐繼畲《瀛寰志略》亦記載其「帆檣林立，東西之貨畢萃，為南洋西畔第一埠頭」。參見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 9 月），卷 210，頁 10、〔清〕徐繼畲《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 1 月），卷 2，頁 25-26。

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香港：國際文化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67-68。

³ 黃遵憲駐新期間政績可參見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年）、高維廉：〈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總領事考〉，《南洋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55 年 12 月），頁 1-14。



人」。⁴黃遵憲之前的駐新領事左秉隆雖留下更大量詩作、駐新時間長達十餘年，但其南洋詩作卻以當地文人酬唱往來與詠詩自娛作品居多，⁵黃遵憲當時已是頗具盛名詩人，在 1891 年完成的〈入境廬詩草自序〉中已提到「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⁶海外經驗的鎔鑄，有意識地以新意境、新風格表現新事物的寫作手法，皆使得他筆下的新加坡呈現出不同的新氣象。

在黃遵憲之前，晚清有關新加坡的描述主要出現於海外旅人的筆記中，清廷曾於 1866 年與 1868 年分別由兩位外國人赫德與蒲安臣率領中國官員組成海外遊歷使團赴歐洲與美洲訪問，再加上 1876 年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派駐上任後，赴歐人數漸多，新加坡位於歐亞航道上，成為赴歐旅人的必經之地，在這些短暫停留的旅人記錄中，新加坡又是以何種形象出現？

從形象學 (imagology) 的角度來看，「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融會了客觀和主體的因素，是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⁷一切形象都是個人和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創建出來的。建構異國形象的個人或群體對異國的描述，實際上創造出虛構的異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他們用形象化的方式，表達了與自我相對的各種社會、文化、意識型態的範式。異國形象是「社會集體想像物」(imaginaire social)，就是對他者的描述 (représentation)，就是全社會對一個異國或社會文化整體所作的闡釋。簡言之，就是全社會對異國的集體想像。⁸

黃遵憲的長期居留不同於海外旅人的短暫停留，在生活經驗與觀看角度上，必然有極大差異，他們作品中的新加坡形象，除了是異域風光的再現外，同時也是旅人自身文化與民族身份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樣親履其地，具備官方身份、駐守當地

⁴ 柯木林：〈黃遵憲領事筆下的新加坡〉，《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 8 月），頁 92。

⁵ 左秉隆詩作主要收錄於《勤勉堂詩鈔》，共計 766 首，根據何奕愷的考訂，詩鈔中完成於南洋者約 291 首，約佔四成左右，數量遠超過黃遵憲的南洋詩作。參見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與李慶年先生商榷〉，《南洋學報》63 卷（2009 年 12 月），頁 131-146。

⁶ [清]黃遵憲：〈入境廬詩草自序〉，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6 月），頁 3。

⁷ [法]布呂奈爾(P. Brunel)、比叔瓦(Cl. Pichois)、盧梭(A. M. Rousseau)著，葛雷、張連奎譯：《什麼是比較文學？》(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89。

⁸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18。



的黃遵憲必須面對海外華人與西方勢力的糾結，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自我文化與異地形象的彼此互涉必然更為複雜，迥異於匆匆造訪旋即離開的過客。對比他們作品中的新加坡形象，除了可瞭解 19 世紀新加坡風光外，更可清楚看見晚清旅人對自我文化的多重詮釋。

目前針對黃遵憲的南洋詩作已有許多相關研究，多半集中於分析作品主題、新語詞的運用、情感意境……等，⁹抑或雖有比較之作，但比較對象以身份背景同質性相近的左秉隆為主，¹⁰較少擴及其他作者。本文擬由形象學的研究角度切入，加入其他晚清旅人的作品對照，對於黃遵憲的南洋詩作進行比較分析，一窺在晚清的新加坡書寫中，旅人所塑造的他者形象與自我形象歷經哪些變化？¹¹他們又如何傳統知識框架與文體限制內收編陌生異域？黃遵憲難得的旅居體驗與自覺的創新手法，又使得作品呈現出哪些特殊性？藉由不同的解讀方式，探究文本形象背後的豐富意涵。

二、過客與旅居者的南洋風光

由於新加坡位於歐亞航道上，由中國出發訪歐的旅人多半於當地停留，短居數日，1866 年清廷首批外交使節團訪歐、1876 年首任駐英公使上任……等外交活動頻頻開展，黃遵憲以前的海外旅人留下不少相關記錄，但由於停留時間短暫，所呈現的異國形象多半也僅止於片面的初步觀察。

⁹ 如鄭子瑜：〈談黃公度的南遊詩〉，《入境廬叢考》（新加坡：商務印書館，1959 年 7 月），頁 79-88。王力堅：〈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4 期，頁 115-120。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頁 103-116。

¹⁰ 如黃文車：〈南去亞洲盡，化外成都會——清末駐新領事的新加坡書寫與想像〉，《國文學報》14 期（2011 年 6 月），頁 131-160，該文即分別介紹左秉隆與黃遵憲的駐新工作與新加坡書寫、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359-397，該文不僅涉及二者詩作，還進一步探討二者對馬華文學造成的影響與意義。

¹¹ 此處所指的自我形象與他者形象主要著眼於文化層面，亦即旅人（中國文化）與異地（新加坡文化）的對照，旅人所呈現的自我形象則以晚清中國旅人於異地所呈現的自我文化觀照為主。



(一) 黑膚紅唇與珍禽異獸

1866 年率團出訪的斌椿僅於新加坡停留兩日，登岸後「作竟日遊」，參觀英國砲台，匆匆遊覽便回船休息，於船上與當地華僑陳鴻勛對談後，翌日隨即搭船離開。斌椿對新加坡的印象如下：

英國砲台在其麓，周歷一過，形勢雄壯，午間，坐客舍洋樓，頗闊整……車制與安南小異，御者皆麻六甲人，肌黑如漆，唇紅如血，首纏紅花布則皆同。十餘里至市廛，屋宇稠密，仿洋制，極高敞壯麗，市肆百貨皆集，咸中華閩南人也。¹²

斌椿用以比較的對象為昔日中國藩屬安南（越南），他注意到新加坡當地交織的三種不同文化，但描述重點卻各有差異：西方殖民勢力的雄壯先進（砲台、洋房）、當地居民奇異的外表特徵（黑膚紅唇）、閩南僑民勢力龐大且富裕。透過當晚與華僑的對談，斌椿再次呈現了奇特的異域景象：

云此間較本鄉易於謀生，故近年中土人有七八萬之多，不憚險遠也。山多虎，每出覓人食，且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備，舟人購畜者，以數百計，大可悅目。¹³

山虎食人、五色珍禽、袖珍猿猴，數量龐大且交雜著恐怖、奇詭、炫目的動物形象，呼應前段對當地居民的奇特描述，構築成斌椿所再現的新加坡主要形象，且透過當地具名華僑的轉述，更加強其真實性與在地性。

對照同行擔任翻譯人員的張德彝筆記：

天氣酷熱，地多山崗，又有洋人建造樓房。本地屋宇極陋，土人面極黑，深

¹² [清] 斌椿：《乘槎筆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 10 月），頁 98。

¹³ [清] 斌椿：《乘槎筆記》，頁 98-99。



目而高鼻，妝飾服色不一，有剃禿者、纏頭者。男子以藍白紅黃四色塗面，有自額前畫至準頭一線者，有塗在眉間者，人之貴賤即以此分。耳墜雙環，女子七孔。飾以白點，手十指戴環，足大指戴一金環。男女皆赤身跣足，腰圍紅白洋布一幅，一頭搭於肩上。珍禽異獸，為中土所罕有。¹⁴

二者所述並無太大差異，同樣強調當地居民的奇異外觀與中土罕見的珍禽異獸，只是張德彝對外表細節的描述更為具體，且稍提及當地風俗（塗面顏色取決於身份貴賤），但與斌椿所營造的奇特形象極為相近。

在兩位親履當地的中國外交人員筆下，從當地居民外貌到自然物產，新加坡皆維持著陌生奇特的異域形象，唯一先進的文明產物全來自於外來者——西方殖民勢力與中國移居僑民，屬於當地原有的相關元素則被強化了怪奇蠻荒的特質，這也是日後多數海外旅人匆匆過訪新加坡之際，所記錄的主要基調，例如 1867 年受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之邀，由香港前往蘇格蘭協助譯書的文人王韜，行經新加坡時，留下附加了更多詭譎想像的奇幻書寫：

新埠疆域廣袤，華人多居平地，深山邃谷，多為足跡之所未到。層巒疊嶂之間，樹木叢茂，林箐深密，皆土番所處，結廬種地，自樂其天。即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飛鳥立噴，咒虎能使之馴，伏牽入市，中售之於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異術如此。¹⁵

除了注意到當地居民的樂天習性外，對當地居民與動物的連結，更加上符咒幻術的風俗想像，為蠻荒未開發的土地增添更多神秘色彩。

黑膚紅唇、打扮奇特的居民，常是晚清旅人對新加坡的觀看重點，早期對外表的概略印象，隨著探訪旅人數量增加，逐漸與當地風物結合，不再只是停留於匆匆一瞥的簡單描述。例如 1877 年率團赴美國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的工商代表李圭，在結束博覽會行程後，繞道參訪歐洲、再由歐洲返回中國，行經新加坡時，對當地

¹⁴〔清〕張德彝：《航海述奇》，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 10 月），頁 463-464。

¹⁵〔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6 月），頁 43。



居民的描述依然與斌張兩人相近，但已注意到「土人色黑，喜食檳榔，故齒牙甚紅」，¹⁶外表特徵原來與當地物產與飲食習慣息息相關，而非僅止於表面的獵奇書寫，除了外表之外，還提及當地居民的內在特質與種族衝突：「聞此等人服役甚勤，西人眷屬喜雇用之」、「惟土人恆與華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報復，華人每為其殺害，幸英官尚能拘究嚴禁之」。¹⁷已由單純的外表形象進入內在的民族性、複雜的種族糾紛與權力分配，所呈現的新加坡形象不再限於只是擁有怪異外觀的神秘人種，而是更貼近現實的觀察記錄。李圭之後的鄒代鈞於 1886 年以隨員身份與駐英使臣劉瑞芬同行，行經新加坡之際，則轉由物產特性描述當地居民形象：「檳榔樹高五六丈，直幹無旁枝，葉附無旁枝，葉附幹生，大如扇，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如雞子，有殼，肉滿殼中，色正白，土人咀之，口流赤沫如血」，¹⁸詳細介紹檳榔特性，如實呈現新加坡的自然風物與人文風俗。

從刻意強調的奇幻想像到客觀事實的延伸紀錄，晚清旅人所累積的新加坡形象，在本質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轉變。1877 年當地華商胡璇澤被選為新加坡首任領事後，胡家花園幾乎成為往後每位中國官方旅人所必訪景點，園間充滿各種珍禽異獸、奇花異草，例如鄒代鈞即形容：「廣方數里，亭榭林木均精雅，奇禽異獸、瓊花瑤草，多生平未見」¹⁹、抑或如李圭所言「花木甚繁，珍禽異獸亦頗具」，²⁰皆強調其珍奇特點，²¹也正因為如此，對比後期的新加坡遊記，雖已明顯偏向客觀描

¹⁶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四）》（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 6 月），頁 349。對於當地居民的外表與打扮亦有與斌、張類似的詳細描寫，並提及女子的開放行徑：「以花布纏首，衫而不褲。女亦黑，挽髻，額貼花鈿，以銅環穿右鼻孔；兩耳輪各穿五六孔，滿嵌銅花，富者或用金銀；手腕足脛戴銀釧；腰裹短幅，亦衫而不褲，赤足奔走若男子，沿途嬉笑。」參見〔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349。

¹⁷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350。

¹⁸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 年 10 月），頁 54。有趣的是，在遊記中描述新加坡產的檳榔樹與椰子樹後，鄒代鈞最後的結尾為「《吳都賦》謂：『檳榔無柯，椰葉無陰。』」以往在中國累積的閱讀經驗，最後反而是在異地旅行中見到文中所提及的物產後，方才得到映證。

¹⁹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頁 53。

²⁰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頁 350。

²¹ 關於胡家花園所藏之珍奇異獸，當以張德彝 1876 年隨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赴英上任，行經新加坡的遊記最為詳盡：「所儲珍禽怪獸頗多，見玻璃匣函羚羊頭一，雙角並存，皆向下三盤乃伸而上。魚鬚一，長七尺許，色如象牙，盤結堅瘦。野牛角、犀角、鹿角各二，魚腮一，白蟻二，以玻璃瓶貯水養之，長約二寸，有兩石卵藏之，上鑿一孔通飲食，剖卵乃得之，謂之白蟻王也。蛇鳥卵十餘，大如斗。蛇卵如鵝



述，但反覆出現的胡家花園形象，卻仍附加了濃厚的奇麗色彩。

(二) 旅居者的凝視

黃遵憲赴新加坡上任以前，已有駐新十年的左秉隆留下大量詩作，但左氏之作以文人唱和與感懷自娛之作居多，雖亦有涉及當地風光或物產，如描述新加坡「夾道高椰張似蓋，沿溪短竹剪成牆」、「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²²呈現當地景觀與四季如夏的氣候，但多半仍以抒發自我感懷為主。²³黃遵憲駐新時間與期間詩作雖皆遠不及左氏，但所留下的作品卻更直接地反映了新加坡的多重面向。

不同於前一小節所談論的遊記作品，黃遵憲對新加坡的書寫主要以漢詩為主，長期居留的旅居生活亦不同於過客僅是短暫數日停留，詩作多半以平實深刻的生活體驗為主，而非僅是走馬看花的表象紀錄。

黃遵憲筆下的新加坡當地土著依然有著奇異的蠻荒形象：「吒吒通鳥語，裊裊學蟲書」、「飛蠱民頭落，迎貓鬼眼瞋」，²⁴卻不像前期晚清旅人集中鋪寫外貌特徵，而是以大量傳統典故與意象，召喚既有知識中的蠻夷想像，如「鳥語蟲書」，「鳥語」即與《後漢書》記錄南蠻西南夷的特點相似：「獸居鳥語之類」，²⁵「蟲書」為春秋戰國之際通行於南方字體，飛頭的奇風異俗則出自干寶《搜神記》所記載的秦時南方傳說，²⁶由內在文化層面與民風習俗建構當地居民的奇詭形象。然

卵者四……旁有鐵網小房，內養駝鳥、袋鼠、綵鸞各二。六脚龜一，長三尺餘。白殼龜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頭足色俱白。又狗熊、豪狗各一。」鉅細靡遺地記載了胡家花園所藏的奇特動物品種與數量，大量堆疊的物種名稱，雖非全產自新加坡，但亦充分反映出其珍奇特性。參見〔清〕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七）》（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頁286。

²² 〔清〕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學會，1959年6月），頁112、86。

²³ 以詩作〈息力〉為例，儘管描寫主題為新加坡，但在說明新加坡的歷史與地理位置、氣候……等特色：「息力新開島，帆檣集四方，左襟中國海，西接九州鄉。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後，最後詩人是以自我感傷情懷收尾：「誰憐雲水裡，孤鶴一身藏」，暗喻隻身宦遊的孤單。〔清〕左秉隆：《勤勉堂詩鈔》，頁86。

²⁴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五）、（六）〉，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91、593。

²⁵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參見〔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年9月），頁2844。

²⁶ 〔晉〕干寶：《搜神記》：「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參見〔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151。



而，在附加了古老傳說的奇幻色彩後，最後卻又以「一經簪筆問，語怪總非真」²⁷作結，強調此類神怪傳說並非事實。

黃遵憲雖說明此類恐怖傳說為假，但仍以此連結當地人文想像，在虛實交錯之間，渲染其詭譎特徵，這與王韜在遊記中描述當地古民咒術的手法頗為相似，依然帶有部分獵奇色彩，刻意以想像與現實並置的處理手法，彰顯了自我與他者的文明／野蠻界線。

但紅唇黑膚的既定印象已非黃遵憲描寫重點，往來對象也比短暫過客更為多元，例如他筆下的新加坡馬來土著婦女形象：

不著紅葉襪，先誇白足霜。平頭拖寶鞞，約指眩金鋼。一扣能千萬，單衫但兩襠。未須醫帶下，藥在女兒箱。²⁸

身穿沙龍、赤腳跣拖鞋的典型裝扮，身上卻配戴昂貴的鑽石戒指與扣子，可見其家境富裕，有別於多數旅人所見的基層印象。

除了對當地土著的描述外，黃遵憲還詳細記錄了新加坡的特殊物產與風光景色：

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側生饒荔子，偕老祝檳榔。紅熟桃花飯，黃封椰酒漿。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

舍影搖紅豆，牆陰覆綠蕉。問山名漆樹，計斛蓄胡椒。黃熟尋香木，青曾探錫苗。豪農衣短後，遍野築團焦。²⁹

琳琅滿目地呈現了新加坡當地特有的多樣物種：榴槤、荔枝、檳榔、椰子、紅豆、綠蕉、漆樹（橡膠樹）、胡椒、香木（沈香木）、錫礦、青曾，南洋風情躍然紙上；還介紹了當地特有的飲食：椰酒漿、桃花飯，而「遍野築團焦」更生動再現了膠園

²⁷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六）〉，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93。

²⁸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八）〉，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95。

²⁹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九）、（十）〉，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95-596。



工人與採礦工人滿山遍野築茅舍居住勞動的情景，並非只是單純羅列物產名稱。

儘管只是呈現新加坡自然物產，深入體察異地的黃遵憲仍反映了當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例如描述當地特有水果榴槿：「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連寫二次「留連」，雙關水果名稱與當地令人留連不捨之意，「偕老祝檳榔」說明當地結婚以檳榔祝賀新人白頭偕老的特有風俗，³⁰最後以諺語「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極言當地人對水果榴槿的熱愛。

黃遵憲在其詩自註云：「留連，果最美者。諺云：『典都縵，買留連，留連紅，衣箱空。』」³¹，都縵即當地人穿著衣物，爲了美味榴槿不惜典當身上衣物，以諺語諧趣襯托當地物產特性的方式，也反映了黃遵憲對當地文化的深入了解。水果之美味結合當地令人留連之美好特質，使得黃遵憲筆下的新加坡不再只是令人恐懼或未知的奇詭之地，反而有了更爲具體的豐美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黃遵憲對於此一氣味強烈的當地物產不但給予「果最美」的極高評價，在詩中連用兩次「留連」的作法更是饒富趣味。黃遵憲之前的中國旅人描寫新加坡之際雖亦曾提及榴槿，但僅一筆帶過，並未有特殊意義。例如 1877 年李鐘鈺接受好友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邀請，赴新加坡遊玩匝月，並將此段期間見聞寫成《新加坡風土記》一書，遊記中僅將榴槿作爲當地熱帶樹木之一：「叻地樹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檳榔、榴連、菩提等樹最多，然皆不甚高大」³²，至於特殊外形、氣味、在地色彩……等，均未有進一步描述。而黃遵憲詩中與註中頻繁出現的「留連」一詞，卻賦予此一物產極爲不同的文化意涵，詩中第一句的雙關用法使得「留連地」具有了引伸義，用具有「停留、不肯離去」意義的動詞異化爲名詞，使得第二句的名詞仍承接了第一句的意涵，此種特殊用法使得榴槿不再只是異地物

³⁰ 關於南洋婚禮宴客飲食，黃遵憲在〈番客篇〉中有更詳細的記錄：「食物十八品，強半和椒薑，引手各搏飯，有稔有黃粱……醉呼解醒酒，渴取冰齒漿，飲酪揀灌頂，烹茶試頭綱。吹煙出菸葉，消食分檳榔，舊藏淡巴菰，其味如詹唐。傾壺挑鼻煙，來自大西洋，一燈阿芙蓉，吹氣何芬芳。」。此場婚宴主人雖為華族富人，但已入境隨俗，安排眾多地方菜色，關於當地飲食習慣如食物伴有生薑胡椒、以手搏飯、飲酒烹茶、婚禮分食檳榔……等細節均如實呈現。參見〔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九）〉，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 614-615。

³¹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九）〉，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 596。

³² 〔清〕李鐘鈺：《新加坡風土記》，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年 1 月），頁 169。



產，而是「具備了某種指涉居住者心態的文化意義」。³³實際上黃遵憲於 1891 年農曆 8 月被任命為新加坡總領事，但隨即因父喪返鄉百日，1892 年農曆四月再次赴新加坡就職，到任不久便寫作〈新嘉坡雜詩〉，從「榴槿」／「留連」的用語與引伸意涵看來，顯然不再只是匆匆來去的過客心態。

除了榴槿之外，再對比其他旅人在作品中提到的新加坡物產，多半只是簡單記錄：

叢樹雜花，風景清綺，晚餐肴饌精美，器具雅潔，丹荔黃蕉，盈盤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時序正當嚴寒，而其地熟如盛夏，黃赤道氣候之異如此。³⁴

遍地棕葵，道旁玉蘭樹猶多……客產之多，夏令所食之紅豆、茄蒲、王瓜諸蔬，雖在仲冬無不悉備。土產為佳紋席、粗藤、波羅密、蕉鸚鵡、芙蓉鳥，各種螺殼。³⁵

前者為王韜於 1867 年赴英途中，在新加坡酒樓所享用的晚餐，後者為錢德培於 1877 年考取出洋人員後，赴德國就任之作。二者雖皆提及新加坡當地物產，反映南洋特有風光，但僅述及外緣因素的熱帶氣候，無法像黃遵憲涉及物產背後更為複雜的社會文化。

旅居新加坡期間，黃遵憲對於新加坡四季如夏的熱帶氣候亦有深刻體驗：「單衣白袷帳烏紗，寒暖時時十度差。冬亦非冬夏非夏，案頭常供四時花」，³⁶冬夏不分，季節已無明顯差異，衣物穿著已超出尋常經驗，³⁷除此之外，竟然可見原應在

³³ 薛莉清：〈從「當歸」到「榴槿」：由區域文化符號看南洋華人本土化歷程〉，《臺灣東南亞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6 年 4 月），頁 77-78。

³⁴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 41。

³⁵ 〔清〕錢德培：《歐遊隨筆》，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 年 10 月），頁 7。錢德培對新加坡的簡要記錄，同樣也提及了「土人膚黑唇紅，披紅花袈裟，耳鼻皆繫以環」，與多數晚清新加坡遊記相似的異地形象。

³⁶ 〔清〕黃遵憲：〈養疴雜詩（十二）〉，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頁 644。

³⁷ 在返國後所作〈己亥雜詩〉的自注中，黃遵憲提到旅居多國的穿衣經驗，憶及新加坡即言「住新嘉坡三年，僅一單衣，正二月或用薄紗」，參見〔清〕黃遵憲：〈己亥雜詩〉，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頁 834。



不同季節開放的花朵同時並存於一瓶內，此奇特自然景觀令他印象深刻。在返國後所寫的〈己亥雜詩〉中，再次提到此項奇觀：

雲為四壁水為家，分付名山改姓余。瘦菊清蓮豔桃李，一瓶同供四時花。

自注云：潮州富豪余家，於新加坡之瀦水池邊，築一樓，三面皆水。余借居養疴。主人索樓名，余因江南有佘山，名之曰佘山樓。雜花滿樹，無冬無夏，余手摘蓮菊桃李同供瓶中，亦奇觀也。³⁸

多次提及季節不分、四花同開的自然奇景。除上列二詩外，黃遵憲還以長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延續此一奇觀的書寫，詩中一開始便以地理空間帶出詩人的季節體驗：「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熳堆案頭」，由於四季沒有明顯差異，詩人甚至得由他人口中方才察覺新年到來，接著描述三種花朵的姿態：「蓮花衣白菊花黃，夭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在渲染百花齊放的濃香、燦爛、華彩、美麗之後，進而將此奇景比喻為各民族音樂齊奏與各宗教、不同人種共存：

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黃白黑種同一國。³⁹

以「蓮菊桃」對應「蕃、漢、龜茲」、「仙佛魔」、「黃白黑」三組區別，接著以擬人手法寫各花相處情形與心境，黃遵憲發揮奇想，認為在嫁接技術的發展下，不同花種可以互相移植：「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為菊，回黃轉綠誰能窮」，最後甚至引入佛教輪迴思想，消弭物我界線：「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為人」。不同於李圭在遊記中直接揭露當地種族衝突現況，黃遵憲以詩句處理此項議題的手法更為委婉細緻，全詩以當地自然氣候與物產奇景為主，卻以眾多花種同供一瓶，隱喻新加坡當地不同種族共處一地的現實，加上宗教哲思的想像，使得詩人筆下的

³⁸ [清]黃遵憲：〈己亥雜詩（六十）〉，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3。

³⁹ [清]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599。



自然物產與氣候風光，不僅只是風土實況的再現，在和平共處的未來想像中，還體現出一種浪漫、奇幻以及樂觀的氣氛與色彩。⁴⁰

相較於浮光掠影的旅人記憶，旅居者黃遵憲筆下的新加坡形象顯得格外豐富多元，不再只是陌生可怖的蠻夷之地，自然物產與氣候風光反映的是背後更加複雜的人文風俗與社會問題，溫度起伏不大的熱帶土地，不但孕育各種珍奇動植物，還是多種族群的共同生活地，在深刻觀察與體驗中，黃遵憲再現的南洋風光已跳脫單純的獵奇書寫，進入在地多元文化彼此融合的現實情境。

三、化外與正朔——異地裡的中國

對於晚清旅人而言，新加坡雖為海外異域，早期在多數過客眼中被視為未開化的蠻夷之地，但當地華人數量眾多，不同於其他全由異族所組成的陌生異地。斌椿等人出訪的 1860 年代，新加坡總人口數為約八萬人，其中華人約五萬，約佔總人口的 62%，⁴¹超過西方殖民勢力與當地土著總和。黃遵憲駐新期間，根據 1891 年的人口調查，新加坡共約 18 萬 7554 人，其中華人有 12 萬 1908 人，約佔總人口的 65%，⁴²比例極高。

不論是 1819 年開埠之前來到新加坡的土生華人，抑或開埠以後移居新加坡的「新客」，這些海外華人在異地生活中仍保留既有的傳統文化習俗，對遠離家門的旅人而言，在異文化體驗中與熟悉的自我文化重逢，別具不同意義，海外華人也成

⁴⁰ 參見王力堅：〈馳域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4 期，頁 119-120。梁啟超評價此詩「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錢仲聯則以為此詩「寄託其種族團結思想，不僅以科學思想入詩也」。參見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 4 月），頁 30-31、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 606。

⁴¹ 宋旺相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年 5 月），頁 18-20。19 世紀中期，中國因鴉片戰爭戰敗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之後，開啓了另一波中國人民大移入新加坡、馬來地區的移民潮流。1860 年《北京條約》的簽訂，西方各國強迫清政府允許契約勞工出國，再加上太平天國內亂等問題，造成流移海外者再度增加。參見崔貴強：《新加坡華人：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聯合會館，1994 年 1 月），頁 31。

⁴² 許雲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5 年 2 月），頁 100。



為晚清旅人映照自我文化的對象之一。

(一) 欣喜與孤獨——黃遵憲以前

1866年斌椿在遊記中所再現的新加坡形象著重於土著與動植物的奇特外觀，在詩集《海國勝遊草》中，則以「自古南蠻稱鳩舌，果然羣作語啁啾」⁴³形容舟上蕩槳兒童，以「南蠻」、「鳩舌」傳統對蠻夷之族的既定印象加以概括。在他的另一本詩集《天外歸帆草》中則記載了於異地欣逢中華文化的情形：

片帆天際認歸途，入峽旋收十幅蒲。異域也如回故里，中華風景記桃符。

詩題有更仔細的說明：「新加坡多閩粵人，市塵門貼桃符，書漢字，有中原風景；余歷十五國回至此，喜而有作」，⁴⁴在新加坡見當地華人仍保持傳統習俗，於門口張貼春聯，異域與故里的意外組合，令斌椿不僅欣喜作詩記錄。

在海外欣見中華文化，斌椿所再現的新加坡形象，等於是另一種對自我文化的認同與肯定，對因戰爭挫敗、奉命前往西方展開交流與考察的斌椿而言，在異域見到母國文化的實踐，可想而知是相當開心，即便在蠻夷之地依然可見中華文化的傳播，透過出使異域，斌椿在他者身上映證了自身文化的影響深遠。在他的記錄中，新加坡形象作為一種知識與想像體系，真正的意義不是認識或再現新加坡的現實，而是構築一種自身文化優勢的必要。⁴⁵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旅人作品中，1867年赴英協助譯書的王韜，雖然不具官方身份，對於新加坡華人保留中華文化的現象，卻有著更深刻的感觸：

新嘉坡古名息力，華人之貿易往來者不下十餘萬，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

⁴³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頁160。

⁴⁴ [清]斌椿：《天外歸帆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頁198。

⁴⁵ 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論文，2012年5月），頁42。



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餘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祭祀仍用漢臘，亦足見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矣。聞前時斌京卿椿持節過此，曾有頂帽補服前來謁見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樂，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臨其地，宣揚恩惠，憑藉聲靈，俾其心悅誠服，歸而向我，樂為我用，豈非於海外樹一屏藩哉。⁴⁶

針對新加坡華人依然「服衣冠、守正朔」的現象，不具官方身份的王韜比正式使節斌椿更為自豪，甚至直言此為中華帝德、帝威之具體展現，陌生異域反射出旅人對自我文化的高度認同與驕傲，除了親身見聞外，王韜接著還以華人親訪斌椿之事作為例證，再次強化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與壯盛形象。

王韜最後建議中國應於當地設立外交代表，以文化服之，將新加坡視為海上屏藩與強調歸化的概念，仍不出天朝中心⁴⁷的本位思想，海外行旅等於是自身勢力範圍的再次確認。相對於蠻夷異族的模糊概念，王韜筆下的新加坡形象，明顯映照出另一個符合旅人想像的鮮明文化母國。⁴⁸

與斌椿、王韜相似的觀看角度在晚清新加坡遊記中時常出現，藉由當地華人文化反射出中國強大形象，成了諸多旅人共同建構的集體想像。例如曾任西班牙參贊的蔡鈞，1884年由歐洲返國，行經新加坡，見當地華人仍保留中式建築，亦發出相似感嘆：「雖遠隔數萬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遠，而仍復奉正朔、遵服制，不忘

⁴⁶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43。

⁴⁷ 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曾經針對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對世界的總體認識作了一番分析：「在對外關係方面，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與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他和周圍非中國人關係 設定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於中國舞台之巔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歷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係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於皇帝。和中國皇帝只能保持藩屬關係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參見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月），頁33-34。

⁴⁸ 初次出洋的王韜不僅視新加坡為中國既有藩屬，東南亞諸國亦等同視之：「按東南洋諸小國，列於職方，歲時朝貢，以備共球。自明中葉今，盡為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為東來之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對於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的現象更是感嘆不已：「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為歎噓不置，為言此間如新嘉坡等處亦有藩王，即古之君於其國者，為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嗚呼！盛衰無常，可勝嘆哉。」參見[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49。



官闕之榮，皇靈之震疊不既遠矣哉！」，⁴⁹熟悉的故鄉記憶與陌生異地交疊，促使旅人重新觀看自我文化，在交互對照的過程中，異地只是強化美好家國的反襯，儘管出訪年代已不同，由歐洲返華的蔡鈞更是早已累積數年海外經驗，⁵⁰不同於斌、王二人的初次出洋，其筆下的新加坡形象卻仍映照出同樣的家國想像與文化認知。

不同於過客的短暫停留，駐新十年的左秉隆在異地所召喚出的家國想像卻是極為沈重的鄉愁。初抵新加坡之際，左氏依然對中國具有相當信心，當他在新加坡見到購自中國的新船時，曾喜而賦詩：「喜見天家神武恢，新從海外接船回，龍旗四面搖雲日，魚艇中心伏水雷」，⁵¹以軍艦威武形象象徵中國國威。但駐新日久，外交衝突與爭端卻讓他感嘆「十載經營荒島間，不堪雙鬢已成斑。有心精衛思填海，無力蠡蠡懼負山」，⁵²雖欲有所作為，但卻如蠡蠡無力負山。他於駐新九年餘的感懷更為直接：

息力開新島，帆檣笑四方。左襟中國海，西接九州鄉。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誰憐雲水裡，孤鶴一身藏。⁵³

將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與中國連結（中國海、九州鄉），然而，在四季如夏的新開之島，詩人所召喚的中國想像不再只是傳統輝煌的天朝上國，而是宦遊的孤獨與深沈感慨。

（二）轉換的觀看——黃遵憲的雙重視角

初任新加坡總領事不久，黃遵憲已注意到當地華人「雖居外洋已百餘年，正朔

⁴⁹ 〔清〕蔡鈞：《出洋瑣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10月），頁36。

⁵⁰ 蔡鈞於1881年隨駐美日秘大臣鄭藻如出使美國，駐美三月後，經紐約、倫敦、巴黎，於1882年抵達日斯巴尼亞（西班牙），隨後任駐日斯巴尼亞參贊，直到1884年才由歐洲返國。

⁵¹ 〔清〕左秉隆：〈中國新購鐵船抵坡喜而賦作〉，《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學會，1959年6月），頁113。

⁵² 〔清〕左秉隆：〈別新加坡〉，《勤勉堂詩鈔》，頁129-130。

⁵³ 〔清〕左秉隆：〈息力〉，《勤勉堂詩鈔》，頁86



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祭，亦沿舊俗」，⁵⁴並對於此種現象深感欣喜：「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祭各沿舊習，余私心竊喜」。⁵⁵借居潮州富豪余家養病時，亦以江南佘山爲主人樓房命名，⁵⁶藉由名稱複製熟悉的中國風景，讓自己與當地華人均能與故鄉產生進一步連結。

在長篇五言古詩〈番客篇〉⁵⁷中，黃遵憲透過描述一場華人富豪的婚禮宴會，重現新加坡華人的生活概況。⁵⁸

黃遵憲在新加坡所接觸的華人富商形象，可由他爲瓊州大廈天后宮（現今爲海南會館，之前爲19世紀華人宗鄉團體聚會場所）所題的楹聯內容稍窺一二：「纏腰數豪富，有大秦金縷，拂菻珠塵」，⁵⁹纏腰即出自「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典故，「大秦」、「拂菻」皆指海外之國，「金縷」即爲金絲，「珠塵」爲細小如塵青珠，與「金縷」同爲稀有珍寶，⁶⁰楹聯中所呈現的新加坡華人富商財力雄厚，擁海外黃金珠寶。從前任領事左秉隆到現任總領事黃遵憲，在西方殖民地欲推廣華人文化教育，中國駐新官員皆須與富商維持一定關係，仰賴其協助。同樣遵循中華文化習俗的新加坡華人，並非皆爲經濟條件優渥的富商，〈番客篇〉因一場婚禮匯集了來自不同階層的新加坡華人，也藉此揭示了統攝於正朔華風底下的複雜層面。

⁵⁴ [清]黃遵憲：〈上薛公使書〉，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頁273。

⁵⁵ [清]黃遵憲：〈皇清特授榮祿大夫鹽運使銜候選道章公墓誌銘〉，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頁275。

⁵⁶ [清]黃遵憲：〈己亥雜詩（六十）〉，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833。

⁵⁷ [清]黃遵憲：〈番客篇〉，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08-640。

⁵⁸ 根據詩中提到新人的家「上書大夫第，照耀門楣光」，「大夫第」的主人應為捐得清廷三品官銜，父親來自馬六甲的黃亞佛，黃亞佛家懸「大夫第」匾額，為當時新加坡名宅之一。1857年黃亞佛去世，其子黃金炎繼承父業，為政商界要人，依黃遵憲寫作時間判斷，〈番客篇〉新郎可能為黃金炎之子黃獻文，或是其弟。參見衣若芬：〈海洋城市的時代印記：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6年3月），頁26。

⁵⁹ 衣若芬：〈海洋城市的時代印記：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頁4。

⁶⁰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典故出自南朝梁殷芸《小說·吳蜀人》：「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資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參見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收錄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056。

關於「大秦」、「拂菻」的具體地點目前尚無定論，但皆指海外異地。「珠塵」見王粲〈珠塵賦〉所形容「海之濱，青珠似塵。蓋輕細以無滯，遂飛揚而有因。或煦或吹，自得霏微之象；乍明乍滅，誰分圓潔之真」。相關考證與說明可參見衣若芬：〈海洋城市的時代印記：黃遵憲在新加坡的楹聯試析〉，頁9。



〈番客篇〉婚禮處處可見中國傳統習俗的具體展現：會場佈置「插門桃柳枝，葉葉何相當。垂紅結彩球，緋緋數尺長」，枝繁葉茂以求子孫昌盛，結綵垂紅以顯喜氣吉祥；從廳堂到新房擺設：「遍地紅藤簟，潑眠先生涼。地隔襯菟白，水紋鋪流黃。深深竹絲簾，內藏合歡床。局腳福壽字，點畫皆銀鑲」皆採中式吉祥象徵；婚禮儀式更是全照中國傳統古禮進行：「第一拜天地，第二禮尊嫜。後複交互拜，于飛燕頰頰。其他學斂紵，事事容儀莊。拍手齊歡呼，相送入洞房」。⁶¹從各式婚禮細節，黃遵憲鉅細靡遺地重現了一個喜氣洋洋的原鄉印象，比起前行旅人的簡單紀錄，他顯然更深刻體驗了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實踐。

然而，〈番客篇〉所再現的華人原鄉文化並非只是單純的複製，婚禮中以三種音樂迎接賓客：「庭下眾樂人，西樂尤鏗鏘。高張梵字譜，指揮抑複揚。弇口銅洞簫，蘆哨吹如簧。此乃故鄉音，過耳音難忘。蕃樂細腰鼓，手拍聲鏗鏘。喇叭與畢栗，驟聽似無腔」，分別為西樂、傳統中國音樂（故鄉音）、蕃樂。前來祝賀的賓客更是來自不同種族：「白人絜婦來，手攜花盈筐。鼻端撐眼鏡，碧眼深汪汪。裏頭波斯胡，貪飲如渴羌。蚩蚩巫來由，肉袒親牽羊。餘皆閩粵人，到此均同鄉」，包含洋人、阿拉伯人、當地土人、華人，反映出新加坡當地多元薈萃的族群文化。⁶²

藉由婚禮細節的描述，黃遵憲筆下的新加坡華人形象，在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之餘，也加入了在地與西方文化，多元族群融合產生了新風貌，也使得旅人於異地所召喚出的中國想像不再扁平單一，只停留在過往天朝上國的美好追憶，而是特有的在地化。〈番客篇〉前半段細密鋪敘了婚禮，反映了新加坡富有華人的生活樣貌，後半段卻筆鋒一轉，透過一蒜發叟對在座賓客的介紹——包含輪船公司經理、礦山老闆、進出口貿易商、熱帶植物園主、鴉片商……等不同行業的賓客，帶出一系列的南洋華人發跡歷程。

然而，不分職業類別，「凡我化外人，從來奉正朔」，黃遵憲筆下的海外華人依然與原鄉文化有著緊密連結：

⁶¹ [清]黃遵憲：〈番客篇〉，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08-609、614-615。

⁶² 此處也透露出黃遵憲對新加坡不同人種的尊卑之分，白人形象斯文整潔、俊秀有禮，阿拉伯人如動物般貪飲、當地土人參加婚禮場合卻裸露失禮，對後二者的描述顯然偏向負面。參見[清]黃遵憲：〈番客篇〉，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611-612。



披衣襟在胸，剃髮辮垂索。是皆滿洲裝，何曾變服著。初生設湯餅，及死備棺槨。祀神燭四照，宴賓酒三酌。凡百喪祭禮，高曾傳矩約。風水講龍砂，卦卜用龜灼。相法學麻衣，推命本砢砢。禮俗概從同，同述僅大略。⁶³

從外表裝扮到整個生命禮俗、風俗信仰，在新加坡華人身上，黃遵憲所再現的中國不再只限於外在器物，而是深入到內在精神層面，真正當地華人生命歷程緊密扣合的實質存在。

〈番客篇〉再現的中國想像並非只是天朝地位與自我文化優勢的再確認，除了外來者的角度外，黃遵憲在詩中進而轉換視角，揭示了當地華人眼中的中國想像：

富貴歸故鄉，比騎揚州鶴。豈不念家山，無奈鄉人薄。一聞番客歸，探囊直啟鑰。西鄰方責言，東市又相斲。親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蘭客，攜歸百囊橐。眈眈虎視者，伸手不能攫。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鯷。藉端累無辜，此事實大錯。事隔百餘年，聞之尚駭愕。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鑊？言者袂掩面，淚點已雨落。⁶⁴

道出南洋華人返國卻遭親友取財、或誣告通番，被陷入獄的慘狀。儘管已事隔百年，但對多數當地華人而言，現實裡的中國已成了無法歸返的家鄉。長期以來，清政府一直實行禁海政策，清康熙年間即頒佈禁海令：「凡官員民兵私自出海貿易，又遷移海島居住耕種者，但以通賊論斬」，⁶⁵海禁政策使華僑們淪為棄民罪民，在海外備受他族歧視虐待，所謂的祖國卻早已失落，黃遵憲道出新加坡華人們共同面臨的困境：「譬彼猶太人，無國足安托……同族敢異心，頗奈國勢弱。雖則有室

⁶³ [清]黃遵憲：〈番客篇〉，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頁632。

⁶⁴ [清]黃遵憲：〈番客篇〉，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頁632。

⁶⁵ [清]姚雨籟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律例會通新纂（三）·兵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4月），頁1706。1892年薛福成接受黃遵憲反映豁除華民海禁之建議，向總理衙門呈遞〈論豁除海禁招徠華民疏〉，其中亦提到南洋華僑處境：「凡挾資回國之人，有指為通盜者，有斥為通番者；有謂為偷運軍火、接濟海盜者，有謂其販賣豬仔、要結洋匪者；有強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毀其屋宇、不許建造者，有偽造積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羈氓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而不欲回國。」參見[清]薛福成著，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頁495。



家，一家付飄泊」，以無家可歸、四處飄零的猶太人為喻，說明海外華人困境，無法歸返且提供保護的祖國令人失望，至此番客的客被發揮出一層更深的意涵：被雙重排擠而無根。⁶⁶

從內在文化的連結到流離命運的同情，黃遵憲對新加坡華人的描述顯然迥異於對當地土著的野蠻想像，藉由文化根源與過往歷史的回溯，投射了更多關注情感。然而，對新加坡華人而言，文化認同的原鄉與現實世界的中國已有極大落差，透過當地華人的凝視，黃遵憲詩作中的中國形象顯得陌生冷酷，不識字的勞工階層無法透過文字言說：「一丁亦不識，況復操筆削」，受教育的中上階級也無法避免被祖國與西方勢力雙重排擠的命運：「識字亦安用？蕃漢兩棄卻」，從華人被背棄的觀點來看，中國（漢）與異地（蕃）劃上等號，同樣都無法從中尋得依歸。

藉由新加坡華人的角度，黃遵憲顛覆了晚清以來新加坡遊記所塑造的中國形象，異地再現的中國不再只是皇威浩蕩，以文化感召他者的強大祖國，反而有著另一種冷漠遙遠、無力作為的負面形象。然而，身為駐新總領事，黃遵憲的官方身份畢竟有其特殊性，〈番客篇〉最後仍將敘事角度轉回自身，從保僑護僑概念出發，提出清廷可從基本的教育著手：「周官說保富，番地應設學」，藉由學校教育加強與傳統文化的連結，並勾勒出美好的未來想像：「誰能招島民，回來就城郭？群攜妻子歸，共唱太平樂」，期待海外華人終有歸返的一日，共同營造和樂融融的太平氛圍。從具有文化優勢的文明大國到無法依歸的現實祖國，最後又統攝回大一統的天國想像，在不同視角的多次轉移中，黃遵憲於異地書寫再現的中國想像有著多層次的複合樣貌。從他的立場來看，使節擔負的使命是文化傳播與宣教：「天道正氣，皆自北而南，而吾道亦隨之而南」，⁶⁷強烈的使命感下，華人的歸鄉和忠清意識始終是使節南來的最終意義，⁶⁸〈番客篇〉中多重複合的中國形象，在此前提之下，最後自然也必須拉回符合正朔的價值體系。

⁶⁶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第4期(2008年6月)，頁17。

⁶⁷ [清]黃遵憲：〈圖南社序〉，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頁129。

⁶⁸ 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頁382。



四、結語

駐新三年多的時間內，黃遵憲意頗不適，到任不久便逢父喪，乞假百日還鄉奔喪，事畢回任，又因水土不服，疾病常作，在新加坡任內，有一半日子是在養病中度過，⁶⁹再加上爲保僑護僑，中國駐新總領事與英海峽殖民地華民護衛司在職權上的衝突已逐漸白熱化，在外交不順、健康欠佳的雙重壓力下，依然從多重角度切入，留下更貼近異地與自我的新加坡詩作。

黃遵憲以前的晚清旅人，造訪新加坡多半只是赴歐途中的短暫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記錄中，所塑造出的新加坡形象集中於當地土人紅唇黑膚、珍禽異獸的蠻荒與獵奇。黃遵憲則在長期停留的旅居生活中，關注到背後更複雜的人文風俗與社會問題，作品中雖亦有蠻荒神怪色彩，但已回歸真實生活體驗，點出另一種四季如夏、物產豐美、多元族群並存的異地風貌。

晚清旅人對新加坡的觀看與書寫，同時也反映出社會的集體想像。新加坡華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在晚清旅人眼中等同於自我文化優勢的確認，海外異地依然可見熟習的母國文化，反射出皇威遠播的天朝想像。黃遵憲則注意到當地華人文化的在地化，加入族群匯聚的多元特色，呈現出不再扁平單一的中國想像，並轉換視角，藉由當地華人角度帶出另一個陌生遙遠的中國，傳達獨特的間接批判，但最後仍收束於符合官方身份的未來和樂藍圖。

「化外成都會，遷流或百年」，⁷⁰在〈新嘉坡雜詩〉中，黃遵憲已將新加坡由原始蠻荒的「化外」列入文明開化的「都會」，蠻荒的化外轉變爲文明都會，需要百年時間積累，藉由海外華人所連結的文化根源，官方身份所揭示的異地文明依然必須符合正朔秩序。在「化外／都會」擺盪的異地形象，以及不同視角的家國觀照，皆使得黃遵憲的新加坡書寫呈現出更深刻的文化意涵，開拓了晚清海外華人世界的詮釋與想像。

⁶⁹ 柯木林：〈黃遵憲總領事筆下的新加坡〉，頁 92。

⁷⁰ 〔清〕黃遵憲：〈新嘉坡雜詩（七）〉，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頁 594。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
-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收錄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 〔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7年9月）。
-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
-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6月）。
- 〔清〕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學會，1959年6月）。
- 〔清〕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四）》（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
- 〔清〕姚雨籟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律例會通新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4月）。
- 〔清〕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月）。
-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
- 〔清〕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七）》（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
- 〔清〕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4月）。
- 〔清〕斌椿：《乘槎筆記》，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本（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10月）。



二、近人論著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香港：國際文化出版社，1998年4月）。
-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9月）。
- 王力堅：〈馳域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頁115-120。
- 衣若芬：《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6年3月）。
- 宋旺相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年5月）。
-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 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年7月）。
- 柯木林：《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8月）。
- 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與李慶年先生商榷〉，《南洋學報》第63卷（2009年12月），頁131-146。
- 高維廉：〈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總領事考〉，《南洋學報》第11卷第2期（1955年12月），頁1-14。
- 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 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0年6月），頁359-397。
- 崔貴強：《新加坡華人：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聯合會館，1994年1月）。
- 許雲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5年2月）
- 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第4期（2008年6月），頁1-24。
- 黃文車：〈南去亞洲盡，化外成都會——清末駐新領事的新加坡書寫與想像〉，《國文學報》第14期（2011年6月），頁131-160。
- 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論文，2012年5月）。



鄭子瑜：《人境廬叢考》（新加坡：商務印書館，1959年7月）。

薛莉清：〈從「當歸」到「榴槤」：由區域文化符號看南洋華人本土化歷程〉，《臺灣東南亞學刊》第11卷第1期（2016年4月），頁71-90。

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

〔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月）。

〔法〕布呂奈爾(P. Brunel)、比叔瓦(Cl. Pichois)、盧梭(A. M. Rousseau)著，葛雷、張連奎譯：《什麼是比較文學？》(*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



The Image of Singapore in the Han Poems by Huang Zunxian——and Its Double Comparison with Travel Notes of the Late Qin Dynasty——

Chen Shi-Ru* (陳室如)

Huang Zunxian was assigned as the first Consul-General in Singapore from 1891 to 1894, during his tenure, he actively protec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promote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writings on Singapore by some travelers in the late Qin Dynasty, the Han poems by Huang Zunxian are quite distin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fantastic stories written by most Chinese travelers who focus on the darker skin and red lips of aborigines, or the rare and valuable animals, his poems concentrate on the reality and local cultures, which demonstrates an exotic landscape where it's always summer,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multi-ethnic people live together.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hich was regarded by many Chinese travelers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was further considered as a reconfirmation of their own cultural superiority. In the “Chapt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Huang Zunxian, 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view, reproduced a repeatedly transitioned figure of China in a realistic predicament where multiethnic cultures coexisted together and they were unable to return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s, presenting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figure of China.



**Keywords: Image,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Zunxian, Singapore, Travel notes,
Han poems**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